

豪门旧梦

Dreams
of
the Nobles

一个上海『老克拉』的回忆

作家出版社

树菜 著

豪门旧梦

树 棻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豪门旧梦：一个“老克拉”的回忆/树葵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2002.1

ISBN 7-5063-2248-X

I. 豪… II. 树… III. 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02019 号

豪门旧梦——一个上海“老克拉”的回忆

作者：树 葵

责任编辑：袁 敏

责任校对：李 华

装帧设计：梁毅凡

出版发行：作家出版社

社址：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100026

电话传真：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930761 (总编室)

E-mail: wrtspub@public.bta.net.cn

http://www.zuojiachubanshe.com

印刷：北京印刷三厂

开本：830 × 1230 1/32

字数：180 千

印张：10.75

插页：5

印数：001-10000

版次：2002 年 10 月第 1 版

印次：200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63-2248-X/I·2232

定价：22.00 元



作家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作者简介

树葵，

原名孙树葵。

上海人。

1963 年起发表文学作品。

1981 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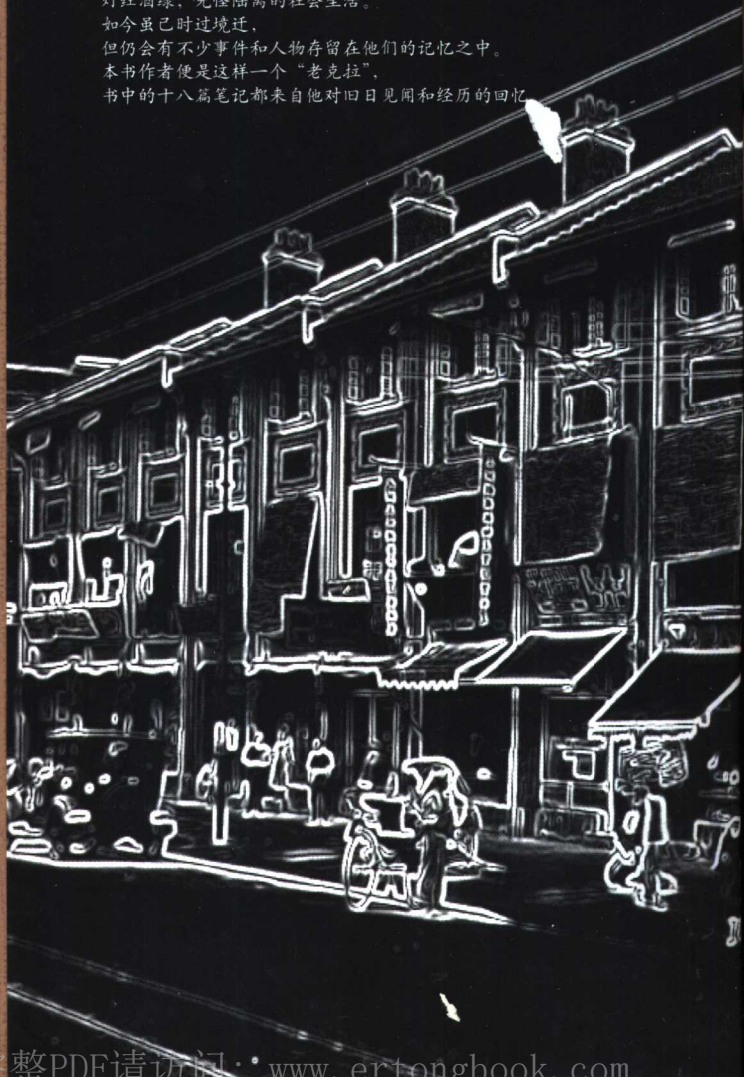
迄今出版了四十多部长篇小说及小说集，
其中多部改编摄制成电影或电视连续剧，
有数部作品译成英文或德文在国外出版。

本书是他的一部纪实文学作品，
记述了他青年时代在上海的见闻和经历。

豪门旧梦 Dreams of the Nobles

—— 一个上海“老克拉”的回忆

“克拉”是英文carat的音译，
专用于计算钻石和珍贵宝石重量的单位，
每一克拉等于两百毫克。
至今在上海话中仍有“老克拉”这个词语，
用来称呼那些对旧上海的“贵族化”生活有较多了解的人。
那些人大多出身于豪门富室家族，
又受过当时的“洋化”教育，
因此目睹了“十里洋场”上华洋杂处，
灯红酒绿，光怪陆离的社会生活。
如今虽已时过境迁，
但仍会有不少事件和人物存留在他们的记忆之中。
本书作者便是这样一个“老克拉”，
书中的十八篇笔记都来自他对旧日见闻和经历的回忆。



一 豪门的衰败

二九 世家旧梦

八一 遥远的恋歌——周信芳与裘丽玲

一二一 最后的玛祖卡

二三七 无国籍者——犹太人在上海

二五九 皇军 军刀下的 敌侨

一八七 沪西狼窟

二〇五 天字号赌窟

二二九 花会 祸害

二三五 逸园——顶级娱乐总汇



二四七 桃源村——明星弄堂

二五九 怀念沙利文

二六七 难忘的Airline

二七五 旧日的绅士

二八三 Garnette和绿屋夫人

二九一 摩托车中的王者

二九九 绅士与雪茄

三〇五 哥伦比亚骑术学校

三一三 番菜在上海

三二五 一九四八年底的上海和延安

目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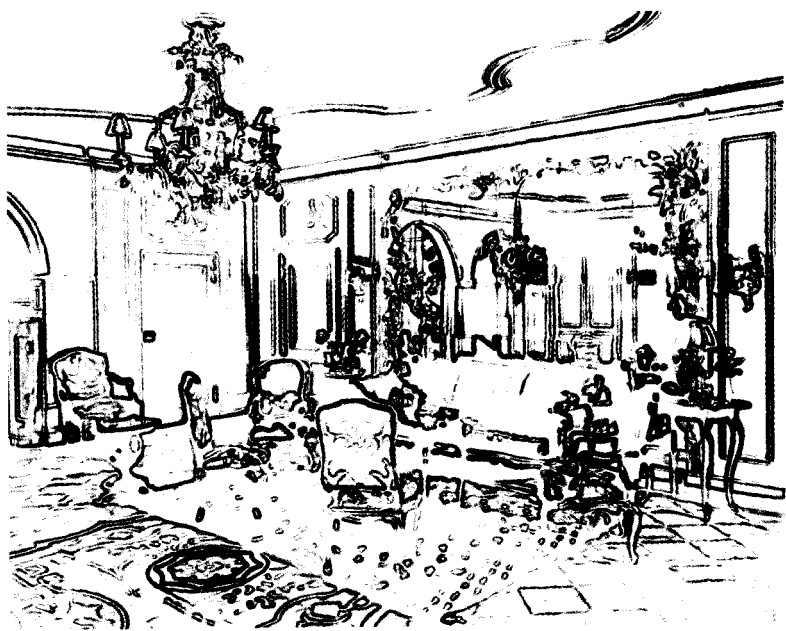




豪门的衰败



豪门旧梦





英国帝国主义的炮舰轰开了大清国闭关自守的大门，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又使中国领土出现了好几处“国中之国”，便是租界。

由于所处地理位置的优越，在几处租界中规模发展得最快和最大的是上海这一块，于是出现了“十里夷场”（后改称为“十里洋场”）。直至今日，凡听到或看到“十里洋场”这名称，便会知道这是在讲旧日上海，而不会是在说天津、汉口、宁波、芜湖或其他地方。在挨够了打之后，大清国朝廷开始意识到没有现代工业的苦楚，于是开始有了“洋务运动”。

无论什麼“运动”都是要人来操办的，于是出现了一批办洋务的人，并有一批领头人物，如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丁葆祯、陈宝箴、盛宣怀等，也相继出现了官僚资本、买办阶级和雏型的民族资本。

随着官僚、买办和民族资本的积聚和结合，中国新一代的豪门遂应运而生。这些新型豪门以大江为界相对集中地发展起来。北方的相对集中地区在天津，南方则在上海，两地相比，以豪门的户数和发展的速度、规模而论，上海更居于天津之上。到1949年为止的前七八十年中，上海新兴豪门的出现和发展也是有阶段性的，在前鸣锣开道的是由官僚地主转化而成的官僚资本，其代表人物如李鸿章、盛宣怀、孙家鼐、张謇（其人的“基地”虽在家乡江苏南通，但当时在上海却有举足轻重的





盛宣怀获慈禧太后特赐
在紫禁城中骑马

影响)等。接着出现的是一些买办阶级和地产巨商,如虞洽卿、薛宝润、叶澄衷、周扶九等,当那些新兴豪门中的“大哥”、“二兄”渐次衰落成为明日黄花时,代之而起的是在挣扎中发展起来的民族资本中的巨富,如荣宗敬、荣德生家族和刘鸿生家族等,他们虽不及官僚和买办资本那样有坚强的政治靠山,但由于办起了规模庞大的实业和敛聚起大量财富,因此也被目为上海滩上的新兴豪门。

在那七八十年的漫长岁月里,上海曾出现过这一代那一代的众多豪门,那么究竟哪一家可算是上海近代至现代历史上最大的豪门呢?

盛宣怀在一八九六年
创办的南洋公学



Nanyang College, Shanghai.

倘若将这个问题向一些了解上海近代发展历史的人士征询，大概多数人都都会回答：该是盛家，即盛宣怀家族。

盛宣怀，字杏荪，生于1844年，原籍江苏武进，出身地主官僚家庭，由幕府而入仕途，官至邮传部尚书，被清廷赐封太子少保，因此人称“盛宫保”。他是清末“洋务运动”的主将之一，先后主持创办了轮船招商局、天津电报局、中国通商银行、汉冶萍公司、芦汉铁路、北洋大学堂、南洋公学师范班等，范围广及到交通、电讯、金融、重工业和教育等各个方面。

无可否认，盛宣怀主持创办的这些事业对近代中国的经济和文化发展是起到一定作用的，而在同时他和他的家族也是兴办这些事业中最大的得益者，从中聚敛起令人咋舌的巨额财富。1916年盛宣怀去世后，家属会同律师团清点遗产，各种物业、股权、金银、存款共合白银三千万两。大量珠宝、古玩等物尚不计在内。当时上海一石（156市斤）白米的市价是二两银子，一个普通工人全月的收入还不足此数。上海近郊的一亩良田也只卖十五至二十两银子。

拥有如此巨额财产，又有显赫的政治背景和盘根错节的社会关系，盛氏家族实不愧是公认的“上海豪门第一家”。

关于盛宣怀的兴起和他在我国近代工商业中的作用已有过不少评价文章，上海图书馆中保存着大批《盛宣怀档案》。据悉经整理后将会出版，有关盛氏家族的兴衰成败据闻也有人在





盛宣怀家中的西洋式客厅

搜集资料专门研究。我不是近代历史研究者，在本篇中记叙的只是与盛家有关的几桩琐事，其中每桩都和某一处建筑相关，至于是否能稍起一些“观一斑而窥全豹”的作用那就有待读者评说了。

盛公祠

1945年秋，我从中西女中第一附小毕业，升入东吴大学附中念初一。校址在爱文义路（今北京西路）大华路（今南汇路）





口，在我家东面约莫四里处。早晨上学由家中的车送去，下午放学则步行回家，由于和同学们边走边玩边聊，从爱文义路走到梵皇渡路（今万航渡路）口上常是黄昏时分了。这时迎面那幢巍峨而陈旧的建筑映衬在暮色之中，上面有一群群归鸦“哇、哇”地鸣叫着飞过，使眼前这幅景色越发显得苍茫凄凉。

那幢孤零零地矗立着的建筑是一座祠堂，高耸的屋顶是拱形的，挺像伊斯兰教的寺院。屋顶上铺盖着绿色琉璃筒瓦，墙面上镶嵌着乳黄色马赛克瓷砖。从这样的建筑格局上能推断出建造的年份不会很远，至多也在四五十年前，但眼下却已荒败得十分厉害，墙面的瓷砖已斑驳剥落，屋顶的琉璃瓦已有不少断裂脱下，筒瓦间的罅缝中长出一撮撮两尺来高的蒿草，在习习的晚风中晃动，望去就像一颗巨人脑袋上长出的稀疏头发……

这座屹立在苍茫暮色中的建筑，给人的感觉就像一个已届风烛残年的老人披着件褴褛不堪的锦袍……

整幢建筑上最完整的是刻在门额上的那三个楷书大字：盛公祠。每字约有一平方公尺大小，老远便能看到。

这是一座祠堂，而这个“盛公”又是谁呢？

我问了父亲。他回答道：“就是盛杏荪嘛，他们家在静安寺那一带也有多地皮，据说其中有一块的风水特别好，所以就吧祠堂造在那里。”





盛杏荪这名字从我童年起便常从祖父母、父母和一些长辈亲友的谈论中听到过，知道这是前清时的一个大官，财产多得自家和别人都数不清。他的家族和我的家族算是世交，又曲里拐弯地沾着点亲。据说两家人从前来往颇为密切，但后来却逐渐疏远，几乎已完全断绝了交往。

但既做过大官又发了大财，还在“风水宝地”上盖起如此巍峨堂皇的祠堂，又何以听任那座祠堂如此颓衰荒败下来呢？是他这家族已后继无人了吗？显然不是。“盛老四”、“盛老五”、“盛老七”这些称呼我常从家人和亲友的闲谈中听到，这几个都是盛杏荪的儿子。此外，在我才毕业的那所小学和眼下所念书的中学里有好几个同学便是盛杏荪的孙子 and 外孙……

我没再向父亲问下去，怕会受到“小孩子多管闲事”的斥责，而且这座祠堂本和我毫不相干，只是出于好奇顺口问一声罢了。

在以后的三年里，我每次放学回家还从那里经过，眼看着那座祠堂月复一月，年复一年地荒败下去，并且速度似乎比其它建筑迅速得多。

再往后，我换了学校，不再走那条路，只是偶而从那里经过，看到梵皇渡路的那一段上盖起三层的楼房，这样便把那座祠堂遮没了。又过了两年，到了1950年，我收到两年前移居香港的母亲来信，嘱我去探望她的一位表姐，她和丈夫眼下寄居





在那座盛公祠里。

这是我头一回进入那座祠堂的范围，原来的大门和围墙已被拆除，那座清真寺院式建筑前面是一片挺大的旷场，面积约莫有两三亩，铺满花岗岩石板，在石板罅缝中钻出的青草有齐踝般高。祠堂的门洞开着，走近时能看到两扇大门中的一扇已卸下，倚在一旁的墙边。由于屋里光线暗沉，无法看清内里情形，到登上台阶走进门里时，才能看清这间偌大的厅中用板壁分隔成十多个小间，面对面排列着，中间是一道三尺来宽的走廊，相对着的板门前放着一只只煤球炉和一堆堆煤球和生火的报纸、劈柴等。走廊上有三四个老妇人在闲聊，也有人在炉子上煮东西。这样的格局颇像一处简陋的集体宿舍，只是那些板壁都只有六七尺高，所有人家都居住在祠堂大厅的屋顶下面，仰脸望去，屋顶就像寺院中的大雄宝殿那样，足有六七丈高，粗大的屋梁已被烟火熏成了乌黑。



我找到表姨母住的那间板房，她正在一只“五更鸡”上为丈夫煎药，房里充满着一股辛涩刺鼻的药材气味。

我那位表姨丈姓吕，原籍山东，他父亲吕海寰在晚清时当过协办大学士兼兵部尚书，入军机处，职位相当于今天的总理兼国防部长。表姨丈当年居住在北京时人称“吕八公子”，时常一下带上三四个花枝招展的姬妾坐着敞篷马车招摇过市。北洋政府时期，他还凭借着家族余荫干过一任山东省警察厅厅长



和一任青岛市市长，眼下则带着续弦的妻子住在这座盛公祠里。

住进这里来也是有缘由的，吕家的某位姑奶奶嫁给了盛家的某位“爷们”，两家便成了姻亲。这是表姨母告诉我的。她还讲给我听，住在这座大厅里的十多户人家都是盛家的近系亲戚。她挨着板门数过去，这家的上辈在前清当过巡抚，那家的祖上是侍郎，那家的爷子是北洋政府的总长，另一家则是督办，最不济的也是清末的司道大员，总之这些人过去都是非富即贵……其中也有两家是盛家的直系子侄。

“那么这地方不成了盛家亲属的收容所啦！”这是我听她讲述后闪过的一个念头，但并没有说出口来。

表姨丈患的是晚期肺结核，不久后便去世了。表姨母搬到苏州去租了间房子住下，以后在那里去世。

我弄不清那座盛公祠是在哪一年上拆掉的，只知道五十年代末期走过那里时已看不到那座清真寺般的建筑了，代之而起的是一所中学校舍和前面的一片操场。现在则连校舍也没了，开辟成了马路，使北京西路和西面的愚园路相接，如此便能从外滩一路直通到中山公园。有时我从那里经过，不由地会想起那座早已消失的祠堂和里面住过的那些人家。倘若这些人家中尚有人健在，也许能向今天的读者更多地叙述一些当年那些“豪门巨族”的兴衰沉浮……

